

一周书情

日前,傅雷译著手稿共29种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在捐赠仪式上,向傅雷次子傅敏先生颁发了荣誉证书。此次的捐赠包括所有现存傅雷译著手稿,其中有读书人熟知的世界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幻灭》、《艺术哲学》等,还有傅雷遗作《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些手稿大部分用毛笔小楷誊正,表现了傅雷先生一丝不苟的专注与缜密,堪称书法艺术珍品。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近这位大翻译家,“傅雷捐赠译著手稿展”曾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珍品展览室供人瞻仰。——想当年年命途坎坷,看如今荣荣备致,傅雷的生前身后不可同日而语。

北京10个著名出版社和文化公司的编辑,日前在参与某网站活动时预测了2009年的书业走向。

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小说,近年来不断受到题材单一、视野狭小、路子越走越窄的指摘,靠包装或者制造概念就能大卖的好时光已然不再——郭敬明的《小时代》号称首印100万册,但销售量比预期差得远,连累到了韩寒《他的国》,首印数万下调为15万册。这二位“80后”排头兵的境遇,令业界人士对2009年青春小说的前景很不看好。他们认为,题材单一的局面不改变,作者不在内容上多下功夫,读者是不会买账的——青春小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洗牌,谁将会被淘汰,人们拭目以待。

还是关于青春小说的话题。近日,有评论家指出,青春小说悲伤“成癖”,其中大量存在死亡情节、伤痛爱情故事、悲伤结局等等。到书店的小说柜台走一圈,所见都是《抹不去的悲伤》、《悲伤逆流成河》、《爱与痛的边缘》、“青春疼痛系列”等书名,已经引起了读者的担忧。

对此,年轻的读者认为,伤感的青春小说可以疗伤,成长过程当然会伴随着疼痛。评论家也各抒己见——“作品中的悲伤被艺术化了,不代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青春小说以悲伤为主题是商业因素影响”。“仅用悲伤来概括青春,是不真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还有给指出路的:“青春小说需要更加丰富,需要有青春时代真正的绚烂。”“青春作家们需要发展自己的人生历程,使自身的人生阅历变得丰厚。”

一代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的葬礼,在澳大利亚悉尼市的大公墓低调举行,仅家人和亲友等70余人参加。梁老的二儿子陈心明回顾了乃父寄情于武侠世界的一生:梁羽生是新武侠小说开山鼻祖,著有35部小说,字数超过1000万字。风云过后选择了在澳大利亚隐居,享年84岁。

金庸委托代表献上花圈,挽联词为:“牌梁羽生兄逝世,同行同事同人大先举,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新武侠三大家,古龙、梁羽生先后西去,金庸硕果仅存,当不胜山阳闻笛之感。(肖一)

书情报

《焦裕禄身后》

作者:任彦芳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作者通过近40年时间里对焦裕禄事迹和兰考县变化的体验和考察及对当年许多当事人的访问,比较全面地记叙了媒体对焦裕禄事迹宣传、报道的变迁。

书中通过《一个真实的焦裕禄》、《说谎年月,让人说谎》、《“犯错误的焦裕禄”》等章节,澄清了一些历史真相。书籍的写作体现了“新史学”丛书的历史研究宗旨。

《钱三强与何泽慧》

作者:祁淑英 版本: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钱三强与何泽慧均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被称为原子世界的科学伴侣——“中国的居里夫妇”。他们共同组织和研制了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第一枚氢弹和第一枚战略导弹,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始人。

作者截取二人人生中独特的闪光点,突出描写了这对夫妻的个性和人格魅力。

《美国的秘密》

作者:汤阔新 版本:文汇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本书通过透视国际上发生的种种现象,从美国200多年的历史 and 现实事例的浩瀚资料中,攫取详细而颇具说服力的数据和事例,深入挖掘事物的本质,破解了美国的国际政治、对外经济、精神文化、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秘密。书中阐述了许多超前的预测性观点,对于了解美国,乃至世界,都颇有价值。

何必贵远贱近重老轻新

舒鑫

作为中年人,我总觉得,对于老人,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而不是无边的追捧;对于青年人,我们应该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而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的社会有一个传统,对于新生的事物总是不遗余力地打击和否定,对于已经定性的东西或者说大家认可的东西都要不遗余力去夸奖和赞美。

舆论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因为舆论本身的走向与大家的认知程度有关,更与大家喜欢跟风有关。想当年,那些站出来声嘶力竭批评金庸和邓丽君的人,不知今天作何想?他们的思路今天究竟有没有一些变化?如果他们仍然没有变化,那么又是谁产生了变化?如果他们自己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其根源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今天的社会,商业气息浓郁。作家和写手们都在乎版税和稿酬,这不都是坏事,更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敌人。整个社会都如此

“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征文评选活动揭晓

《〈生命的留言〉让我学会坚强》等分获一、二、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赵亦冬)2008年(下半年)“最感动我的一本书”征文评选日前揭晓。《〈生命的留言〉让我学会坚强》(贾增志)获得一等奖;《〈敌后武工队〉颂我进入书的殿堂》(马力)、《孤独的坚守》(韩雪)获得二等奖;《母亲的“顺口溜”》(吴强)、《越来越浓的亲情》(曹友琴)和《收获一盏灯——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刘斌)获得三等奖。

自2005年2月至今,文化周刊《开卷》版举办的“最感动我的一本书”征文活动已经走过了4个年头。4年来,广大的基层读者给予我们很大支持,来稿逾万件,质量一年比一年高。征文活动培养了一批好的作者,推动了职工的读书活动,扩大了《工人日报》在读者中的影响。“最感动我的一本书”也成为文化周刊《开卷》版的一个品牌栏目。

今年,我们将继续举办“最感动我的一本书”征文活动,我们一直坚持对优秀的文章进行评奖,以增强作者的荣誉感。文化周刊还从2007年起,将一年一评奖改为每半年进行一次评奖。此次获奖的6篇作品就是从2008年下半年见报的18篇文章中遴选出来的。作者大都是来自基层的职工。

从此次的评奖看,作者更注重在“感动”二字上做文章,征文也就更具感染力。如获得一等奖的《〈生命的留言〉让我学会坚强》一文,讲述了《生命的留言》这本书如何让作者和老伴共同战胜病魔,重获新生的感人故事。获得二等奖的《〈敌后武工队〉颂我进入书的殿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为了能得到一本书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和艰辛。

今年,我们将继续举办“最感动我的一本书”征文活动,欢迎广大职工群众踊跃投稿。投稿注意联系自己的实际,具体描述一本好书如何感动了我,并改变了我的“我”的人生。

我与《边城》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再一次捧读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时,内心仍旧难以平静。记忆的闸门开启,和《边城》相连的是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河堤上边放羊边看书的经历,羊走丢了,我还沉浸在故事中,那时的天很蓝,那时的阳光很暖,那时我的心却好沉好沉……

那年夏天,在外教书的姐姐回家过暑假,带回了一本书——《边城》。对于我们这些除了课本几乎就没见过任何课外读物的乡下孩子来说,它的出现的确给了我一份极大的惊喜。我翻开它,看到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竟萌生了想将它看完读懂的愿望。姐姐觉得我还年幼,说:“过几年再看吧,姐给你留着。”我执意要看,她便把书递到我手上。我并不知道,就是这一递一接的瞬间,我的世界里从此进驻了一个永生难忘的名字:沈从文。就是他讲述的故事,给了我原本不识滋味的少年时光带来了一丝感伤,而在感伤的同时,又让我的人生从此与书结缘,与爱相伴,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美丽。

湘西的小山城,载客的渡船,慈爱的爷爷,单纯的翠翠,忠诚的黄狗……《边城》在一开篇就为我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的场景。或许是因为我的家乡也有一条河,河上也有一条渡船,我竟觉得这画面如此亲近。带着这份亲近感,我走进了沈从文编织的故事里。沈从文的文字精致简洁,文风雅致,让人在读的时候总有一种淡淡的愁绪随着情节的铺开而弥漫延伸,不由自主就沉醉其间,陪他一起思念一起感怀。《边城》不愧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当然,这是长大后的我反复读阅才得出的感悟。可在当年,十几岁的我读着读着却也真的落下泪来。那个暑假,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不经意地想起翠翠,想起爷爷,想起翠翠等的那个人,有时候做梦都会梦见那个湘西的小村子……

正是因为看了沈从文的《边城》,我才暗下决心:我要好好学习,多读书,将来也成为一位写出书的人。这个植根于少年的梦想一直支撑我到现在。为了充实自己,我不停地读书、做笔记、写心得。直到现在,每天临睡前不看上半小时的书是绝对睡不着的,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多年。一本本书为我营造了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而《边城》则是我精神世界里梦想的源头。

17岁那年,我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三个月后,我用平手拿到的第一笔稿费买下了期待已久的《边城》。一晃,很多年过去了,那本《边城》仍被我带在身边珍藏着。长大后的我发现,《边城》至少影响了我人生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启发我用文字去表达自己,挥洒自己;另一方面,它让我对人间世间的真情有了一种执著而美丽的期待,让我学会用感恩的心去面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身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时自己难免也会沾染一些浮泛之气。然而,每当看到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我心里都会有一种来自梦想源头的力量。它像一盏灯,为我照亮前路,让我坚守住心灵家园的宁静与淡泊。我终于明白,这才是我精神世界里灵魂高飞的图腾啊!

逝去的日子,虽不再重来,可曾经的感动,却足以温暖我的一生。 天津·中投证券 刘士坤

梁羽生先生走了,坊间因此展开了种种悼念活动。

此时此刻,媒体纷纷寻找文坛的有缘人和熟客,借他们的口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在这个过程中,名人和专家所扮演的角色,很可能就是民间祭祀所扮演的主祭人或者是文化的布道者。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代表个人的观点,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公众表达的一部分。

日前,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莫怀戚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达了这种惋惜之情。莫先生说:“梁老先生的《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等作品不但精彩,而且有深度,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我想,在未来20-30年内,很难出现像金庸和梁羽生这样的大师了,现代社会环境下的青年作家们都太浮躁和商业,时下备受关注的郭敬明和韩寒就只是玩弄一些文字游戏,吸引大家的眼球罢了……”

上述文字,是莫先生个人的观点,但我

享受“悦”读生活

——探访京城特色书店

文/图 潘煜

在豆瓣网,有个很出名的“北京书店扫荡计划小组”,成员多达8132位。这里聚集着一大批追随了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这样巨无霸级书城的人们。让这些书友“趋之若鹜”的是那些散布于京城市井间的特色书店。看着书友间相互分享的淘书秘籍,笔者心里直痒痒,趁着春节长假特去探访了一番。

万圣书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在书友Jay发表于网络的北京22家书店推荐帖中,万圣书店是其中惟一一个五星级推荐。他说:“不是哪个书店都可以随便给个五星级力荐的,即使三个四星级的书店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万圣。”这话听着有点邪乎,但却坚定了笔者去万圣看看的决心。

万圣书店位于海淀区成府路123号,橘色的门脸,玻璃门上有“蓝鬼”相迎,这是万圣的标志。推开门,一层的空间很狭窄,但书籍多有折扣,顺着楼梯走到二层,顿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空间很大,但并无特别的装潢设计,简朴的木制书架,上面贴着手写的标示牌。书店主打人文社科类图书,书的陈列方式跟别处有点不同,除了为中华书局、上海古籍、齐鲁书社等著名人文出版社设立独立架外,还特别按照各种研究专题分门别类:“美国研究”、“1928-1937年中国国史”、“红学”等等。万圣的老老板刘苏里,是位政治学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书迷。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曾这样评价他:“我敢说在我们见到的‘书商’之中,读书之多谁也不超过此公去。”万圣所进的每一本书,都要过他的眼,对图书品质的苛刻要求使得万圣之书在“精”著称,而这也就是万圣最吸引人的地方。

探访万圣的那天正在年根儿上,但这里依然有许多读者挑书籍,没有大书店的人声鼎沸,大家各看各的。笔者看到,有一位店员很耐心地帮助一位老先生翻箱倒柜地查找第五版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万圣努力营造的阅读环境,尊重、不被打扰,但是有求必应。

雨枫书馆:性别为“女”

万圣书店往东200米,有个不算大却十

分别致的小门脸,白色打底的欧式风格玻璃门配着紫色的招牌,乍看还以为是为家美容院,细看才知是家名为“雨枫”的书馆。

走进书馆,却发现这里更像自家的书房。与门脸相仿,店主选用纯白和浓紫色搭配,除了书架、书桌、椅子、沙发,居然还有一套纯白色的厨具,一位戴眼镜的女孩正在怡然自得地冲调咖啡。本以为她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搭话才知道她只是来这里看书的,厨具和咖啡是雨枫书馆的店主专为读者准备的。可以自助冲调。女孩捧着咖啡,坐到沙发上继续翻阅刚才扣在茶几上的读物,一脸的满足。

在店内狭长的空间里,摆放着4个白色的立式书柜,上边用紫色标签标明:“写给女人的书”、“女人需要的书”、“女人写的书”。据店员小云介绍,雨枫书馆是家专门经营女性读物的书店,为女性提供文学以及与女性有关的生活、哲学、心理、宗教等书籍。书店还实行“会员制”,两年的时间店里已有会员300余位。会员可免费借阅图书馆的上架藏书,每次可带走3-6册,不限时间,仅限阅读。为了打消笔者书店“排斥非会员”的念头,小云还特意说:“即使不是会员,雨枫也是欢迎的,像我们每月不定期举办的观影沙龙,不管是不是会员,只要提前预定,都可以免费参加。”



虽是女性主题书店,笔者还是在店内发现了二两名男读者。店主说,虽然主打女性阅读,但并不排斥男性。事实上,这里约有20%的会员为男性。会员谷江华就是这20%中的一员。他说,之所以选择雨枫,是喜欢这里的环境,想给自己找个学习的地方,“在这里并不感觉尴尬,因为也会有很多男会员。其实,可以了解女性的书籍男性更有兴趣。”

“工业苑”:工友之家

在“北京书店扫荡计划小组”,经常有人询问到哪里去买一些比较冷门的专业书。有经验的书友就会过来支招,推荐一些专业书店。位于百万庄图书大厦三层的“工业苑”就



是一家以销售工业图书著称的专业书店。

来到工业苑,笔者看到,在近1000平方米的营业厅内,汇集了包括机械、汽车、电工电子、仪器仪表、建筑、化工、冶金、石油、矿业、煤炭、信息、交通、环保、轻工等在内的各业行业工具书、标准、学术著作、实用图书及工人读物。据企划部经理杨振介绍,这些工业图书共有4万种,书店按照专业门类摆放。在这里,笔者还看到一个工人培训架。杨振说,这是为了方便参加各种职业技能考试的读者而特别设立的,主要销售各种技能类培训教材、职业资格考试用书及工具书。在书架旁的过道处,很多读者坐在书桌旁抱着厚厚的工业书“奋笔疾书”。对于这种现象,杨振也表示理解:“有些读者可能只需要一本小书里一、两页的资料。买回去不划算,就在这抄起来。只要不损坏图书,我们也是欢迎的。”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这里还特别设立了书桌和凳子。

在“工业苑”的中心区,设有“工业音像苑”,集中摆放着各种工业音像电子产品,主要涉及机械、电工电子、汽车、建筑等几大领域。杨振说:“有的读者反映,一些技术光靠看书学习不够直观,这些视频资料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区域还有一台“工业音像播放台”,专门用于播放工业类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电脑上已安装了机械工业出版社所有产品的电子目录,读者可直接点击播放任何一个产品的视频片段,也可向营业员索取产品在电脑上播放。这样,在购买前就可对产品进行充分的了解。

墨盒子绘本图书馆:回归彩色童年

白色的小书桌,彩色的小板凳。三位年轻的爸爸各自捧着图画书,津津有味地和他们孩子分享着童话故事……如果不是去过墨盒子绘本图书馆,很难相信这样温馨的画面是出自一家小书店。

墨盒子毗邻北大东门。去之前,想象这家书店应该是以黑色为主调,推开门才发现,满

斯人有风骨

——读陈丹青新作《荒废集》

储劲松

获得的写作上的成功,并不是其作品有多么优秀,在很大程度上,读者对陈丹青的热爱,是因为他说了一些别处的知识分子不愿说、不敢说的真话。

《荒废集》所收杂文的题材涉及多个方面,谈奥运开幕式、谈鲁迅、谈知青、谈画展之外,还有谈艳遇的、谈人权的、谈绅士的。另外,收录了一些访谈录,看上去林林总总,枝枝节节,但陈氏的风骨一往直贯其中。丹青先生手持一把霜刀,把过往的人、过往的事,一

解剖开来,直言知识分子皆对此沉默的真相,“雄鸡一唱天下白”,几篇重头文章,如《民国的人文——长沙谈鲁迅》、《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仍然在野——纪念星星画展三十周年》,读来叫人痛快淋漓。他说:“(民国晚期的文人)鲁迅和胡适名气最大,代表性最强,被贬褒的规格也就最高。”他所站的立场是人人所共知的立场,也即“五十年代初鲁迅被神化,同时是胡适的被妖魔化。”他说:“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

20年成就11部畅销作品

海岩作品系列出了“蓝色珍藏版”

血》、《五星大饭店》和《舞者》,共11部。

海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便衣警察》的出版非常具有戏剧性。上世纪80年代初,20多岁的海岩写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托关系找到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严老看了一章之后,觉得文字还可以,告诉海岩不要走“后门”,把稿件直接寄给屠岸就可以了。海岩寄出稿件后,半年音讯全无。于是,他

浮躁,几个青年人也扛不起改变文化商业化的重任。现在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有几个不热衷于借助个人声望和影响分一杯羹?年纪大的人尚且如此,又有什么理由批评后生小子?!

韩寒和郭敬明,本身也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他们所代表的,是以市场炒作和时尚精神为代表的文化消费。而这种消费的本质是:有什么样的消费群体,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创作主体。说来,不是韩寒们不争气,而是社会变了,一些老的文化人不适应了,内心的感受复杂了而已。我认为,对于后生小子,应该多一份包容和理解,少一分苛求和指责。谁能保证,在思想相对活跃,言论空间较大的今天,不会产生中国的文学大家呢?



屋子的色彩斑斓。店内设计颇为讲究,通体的纯白色,让原本不大的空间敞亮起来。在墙上随意挖出的或不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洞,便成为绘本的安家之处,白色的墙壁和花花绿绿的绘本也因此形成鲜明对比。开门的店员是个漂亮的姑娘,称自己为“考拉”。考拉本人是个童书作家,挑选的店内音乐也颇有童话的味道:“我看见大片大片的云朵向东移,星星藏在云朵里……”轻柔的音乐绕梁而上。

店内的图书多为国内引进的各种绘本,还有100多本店主珍藏的外文原版绘本供读者阅览。店内的读者多是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围坐在店主准备的小书桌前,看得不亦乐乎。小朋友边看边玩,一会翻翻书,一会又闲不住地摆弄起店内的各种毛绒玩具,他们很多都是这里的常客。一位年轻的妈妈说,她的女儿今年五岁,每礼拜必来墨盒子,有时一泡就是一下午,“因为文字书还看不懂,所以就特别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绘本。”她们有时还来参加这里每周六举办的“童心剧场”,观看店主搜集的经典儿童影片。“墨盒子很宽敞,即使小孩把书、玩具弄得乱,店主也不会介意。”

在书店的入口处,放着一本彩色的留言本,里面的留言多是图文并茂,哪怕还不会写字的小朋友,也会歪歪扭扭地涂上几笔。一个署名lulu的读者写到:“很可爱、很温馨,很有人情味,喜欢那个阳光融融的小露台,想起童年时光,却更多几分精致,很难得的主题书店……”



走访了多家特色书店,笔者发现,凡是那些让人称道的书店往往都有自己的“个性”:它们或是讲究市场细分,为小众服务;或是精心营造典雅别致的阅读空间。这些“个性”正契合了当今的市场需求,以前是书少没得选,现在是书多选不过来,所以,读者需要“行家”书店在这些书进行过滤、分类,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特色书店的出现,正试图传递一种信息,即书店应该营造更人性化的氛围,阅读生活也应更为愉悦。

于焉开始,直到现在。”他说的是“文革”之后社会各阶层人士对晚近历史的态度。但实质上,他说的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成为媚俗现实的积极参与者和始作俑者。真相被埋在真相之中,沉默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的明智道路,世少英雄,陈丹青因而成名。

有人说他是中年“愤青”,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所谓的“愤青”,都是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这些小青年在经历了一些人间风雨之后,大多变得“懂事”,变得附众,原先的锐角会一点点被世事磨圆。丹青先生不同,他有的不是“愤青精神”,他的骨头,由怀疑和发问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品格铸成。在任何时刻,追问、拷问,是他,同时也是所剩无多的名副其实的知分子责无旁贷的职责。

《荒废集》,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此后的海岩沉寂将近十年,才在1994年出版长篇小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1998年,这部小说又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从1999年开始,海岩以几乎每年的速度陆续推出一批长篇小说。

海岩曾说,他的小说借鉴了好莱坞电影的许多元素,小说以离奇的情节、真实感人的细节、优美的文字为大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满足了平庸生活中人们对爱情的想象。20年来,他写一部,“火”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许多人将海岩和香港的金庸、台湾的琼瑶相提并论。他被誉为“言情小小说大师”的称号,成为中国文坛神话般的人物。(王学良)